

阅读

于温和中寻找坚韧

□张录巧(宁夏银川)

能予我最多快乐的,终究是文字的力量。我素来是个急性子,遇事便急,急便生躁。这般脾性,自己清楚,却不易改。也因此,我格外倾心于那些温和儒雅的灵魂——他们从容、平和,温润如玉。初识胡适,是因惊羡于他头顶三十余个博士冠冕。待慢慢走近,才知这位“大儒”竟温润如玉,谦和如春水。一个极细微的细节:他低烧住院时,被护士轻轻拉了一下被子,便无意识地呢喃了一声“谢谢”。若是换作我,病中烦躁,怕是要嫌人打扰了。

后来读他的《我的母亲》,方知这温柔从何而来。那位年轻的寡母,在庞杂的大家族中隐忍周全,教育孩子却极有分寸——从不打骂,只在孩子犯错后,于天未亮时问起房门,耐心讲理。胡适后来感叹,他一生待人接物的和气,皆源于母亲。

母亲的隐忍,不是逆来顺受,而是以柔韧的肩头,为孩子撑起一方无雨的天空。这让我想起杨绛先生。钱锺书与钱瑛相继离世后,她独自活过十八个春秋,读书写字,整理遗稿,不怨不尤。有人问她如何度过,她只淡淡答:“我得留在人间,打扫现场。”那般温和里,藏着怎样惊人的韧劲?我想象着一位白发老人,独自坐在书桌前,一笔一画地整理着丈夫和女儿的手稿,该是何等的孤独,又是何等的从容。

还有林语堂,大半辈子漂泊异域,笔下却始终漾着春风般的幽默。他说:“人生在世,还不是有时笑笑人家,有时给人家笑笑。”这般豁达,

何尝不是一种深沉的坚韧?我常常在遇到一点不顺时就绷着脸,想想林语堂的那句“笑笑人家,也给人家笑笑”,便觉得自己那点事,实在不值得较真。

胡适说得好:“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,做人要在有疑处不疑。”待人接物,何必事事计较?温和一点,不是认输,而是给自己留一片余地。昨夜心乱,随手翻到胡适一封信。他在信中说:“我受了十余年的骂,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。有时他们骂得不中肯,我反替他们着急。”读罢莞尔。若有人骂我,我能不怨恨么?怕是早就跳起来了。慢慢地,我学着在每件恼人的事面前停顿三秒,扪心自问:值得失态么?值得动怒么?如此一想,气便消了大半。这“停顿三秒”,是从先生们身上偷学的第一招。

东坡词云:“回首向来萧瑟处,归去,也无风雨也无晴。”年少读不懂,如今才明白,那不是逃避,而是历经风雨后与一切和解。阅读教会我的,正是“于温和中寻找坚韧”——不是硬碰硬地对抗,而是柔柔地化解;不是咬牙切齿死撑,而是云淡风轻地前行。我虽生性急躁,但正因为知道自己欠缺什么,才更懂得先生们的可贵。

心依然会烦,事依然会来。只是我不再急着挣扎,而是坐下来,翻几页书,写几行字。这便是先生们穿越时间的馈赠。而我,正在这馈赠中,一点一点地,学着温和,学着从容,学着把自己从急躁的泥沼里,慢慢打捞出来。

微生活

陪你去看整个世界

□刘静(安徽广德)

四月份去云南回来已经一个月了,虽然很累,但回忆起来确实意犹未尽。

每逢周末,六岁的儿子都会一脸天真地问我:妈妈,这周我们去哪玩?对于他的提问,我甚是欣慰,依稀记得本就内向的他,在两年前是极不情愿出门的,即使我们用零食和玩具去引导,他依旧不肯出门,伴随而来的还有不爱社交、不爱说话,我和老公都很着急,想着如何打开孩子的心结,让他慢慢对周遭一切充满好奇。

庆幸的是儿子还小,我们相信他会好起来的。而重新点亮这一切的便是旅行,它让儿子学会了热爱、学会了期待、学会了分享。

其实,刚开始儿子不肯外出玩耍,我们都会帮他约一个小朋友,在和其他孩子慢慢接触的过程中,他喜欢上了外出。

一开始,我们会去离家较近的山坡爬一爬,每次都有其他小朋友一起参加,儿子走得又快又好,他们会竞争着看谁爬得较快,再高的山爬起来仿佛都变简单了。

有时,我们又会去草地上扎帐篷,孩子们就会躲在帐篷里挤来挤去,玩得不亦乐乎。我们在草坪上铺着桌布,摆满了各种零食,有时朋友还会带来一些烧烤架,就地烧烤,大家一边聊天,一边品尝美食,孩子也在这样的过程中慢慢治愈着。

等到有长假的时候,我们就会选择去较远一点的城市。记得去桂林的时候,每天的行程

都是满满当当,有时候要凌晨五点就起床,有时晚上要十一点才能回来。旅途中还有很多山路都要自己爬,我担心儿子会哭闹,不愿意继续,可担心的事都没有发生。孩子全程都特别兴奋,很少有不满的时候,他还尤其喜欢住酒店,整个旅行温馨幸福,让我们全家都轻松而又快乐。

这几年,我们确实去过很多地方,看过一望无际的大海,爬过狭窄陡峭的山峦,还到访过很多现代化的大都市,每每回忆起来,虽然有些模糊,但那些快乐却是很珍贵的。孩子每每和人聊天,都会诉说着那些他看到过的大海、山川、河流,而每次带他读绘本,绘本里有他去过的地方,他就会尤为着迷,要盯着一直看。

正是在这些或匆忙或崎岖的旅程中,我看到了儿子的笑容在慢慢变多,他的分享欲望在逐渐增强,我知道,那些曾经的恐惧已被这些欢乐逐渐替代。

常听人说,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。看着他越来越舒展的笑容,越来越主动地分享,我知道,那些在旅途中的时光,早已悄悄在他心里生根、发芽。如今六岁的他,能独立睡觉,也学会了为他人着想。我相信,未来的他,会带着这些旅途中攒下的温暖与勇气,长成一个独立又勇敢的少年。其实,治愈童年的不是风景,而是陪他看风景的人给予的爱与勇气。



浅夏。(辅助生成)

有感

枇杷黄时又小满

□宋婷(陕西西安)

小满一到,田野里便有了实实在在的底气。

春日盛大的花事已谢幕,桃花落了,杏花败了,就连晚开的牡丹也蔫了脑袋。但天地间却没有衰败之气,反被一种沉甸甸的欢喜填满了。麦子开始灌浆,秸秆挺得笔直,穗子微微低着头,像怀着心事的新妇;油菜荚由青转黄,用手轻轻一捏,能听见籽粒在里头沙沙作响。

小满,多么动听的名字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说:“四月中,小满者,物至于此小得盈满。”麦粒刚饱满,却未完全成熟;雨水渐丰,却未至泛滥。一切恰恰好,是那种将满未满的、最惹人怜爱的分寸。

此时节乡下的早晨,露水很旺,草叶上挂满亮晶晶的水珠。踩过田埂,草叶子滑溜溜地蹭过脚踝,凉丝丝的。空气里浮着一层薄薄的水汽,混着青草的甜香。苦菜从田边地角冒出来,锯齿样的叶子肥嘟嘟的,采了焯水凉拌,入口微苦,嚼过之后却有回甘。母亲常说:“小满吃苦,夏天不苦。”日子也是一样,吃过苦头,才懂得甜的滋味。

满目时鲜,枇杷在时令里诗意香甜。

村口那棵老枇杷树,平日里不声不响,到了小满前后,忽然就热闹起来。一簇簇枇杷挂在枝头,黄澄澄圆鼓鼓,枝条根根被都压弯了腰。阳光从叶缝里漏下来,打在果子上,像涂了一层蜜蜡,油亮亮的。忍不住摘下一颗,咬一口,先是微微的酸,激得人一激灵,紧接着甜味就漫上来,绵绵的,厚厚的。

文人多写枇杷,可我觉得,枇杷的好,不在文人笔下,而在寻常日子里。邻居阿婆搬了竹椅坐在树下,一边剥枇杷一边念叨:“小满枇杷半坡黄,再过两天就全熟了。”小孙子等不及,够不着就抱住树干摇,树叶哗啦啦响,掉下来几颗,砸在头上也不哭,捡起来就往嘴里塞,吃得满脸都是汁水。

黄昏时分,家家户户都在忙。有人在菜园里除草,有人在给瓜秧搭架,有人蹲在沟渠边看水。蛙鸣声声里,有泥土的气息,有雨水的味道,有庄稼拔节的声响。

世间万物,有来有去,有盛有衰,小满教会人的,正是这份不贪不嗔的从容。

想起一个词牌名叫“小重山”。小满何尝不是一座小小的山?翻过这座小山,芒种就在眼前了。到那时,镰刀磨亮,扁担上肩,真正的忙碌才算开始。